

皇朝編年備要

十四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四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己丑皇祐元年  
止癸巳皇祐五年



**己丑**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張士遜薨臨其喪

翌日上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朕以師臣之舊

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尋篆其碑首曰舊德

二月彗出虛

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求直言○行考課監

司法

轉運使副官滿差兩制臣寮考校分上中下六等○嘉祐二年命翰林承旨孫朴中丞張昇磨勘諸路轉

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條制

瀘蠻寇邊○詔近

臣陳備邊策

時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三司使葉清臣上對曰陛下

臨御二十八年未嘗一日暇逸而黠虜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夷狄乎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以破賊謀遂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今詔問北使詣闕以西伐為名即有邀求何以吞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討元昊累年契丹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出師輒求我助違約甚矣若使辯士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外破其謀豈不憚服苟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其能以居然後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擒亦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孰可任者臣以謂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人爾今輔翊莫如富弼范仲淹夏竦鄭戩方面莫如韓琦田况劉渙孫沔帥領則王德用龐籍偏裨則狄青范金蔣偕張亢劉貽孫王德基皆其選也而威禦緩寧即竦戩尤其所長詔謂朔方災傷軍儲闕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不舉職非一日也如施昌

皇祐元年



言方欲辦事一與賈昌朝違矣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先  
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  
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難轉莫若使豪民誑誤得  
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足臣前在  
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  
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  
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共一馬養馬者復其  
一丁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爲難矣時戶部副使包拯亦對  
西北形勢山川扼塞及所  
**三月葉清臣罷**三司使出  
知河陽初

以先事選士積穀之策  
河北轉運司失計軍備清臣自汴漕米七十餘萬給之又請  
發大名府軍錢以佐邊糴而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  
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欲兩平之因徙昌朝判鄭州而清臣有  
是命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華王  
元僂女封邵主給俸及承祐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  
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上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

杜用夏十四

優之清臣曰是終爲僥倖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清臣至河  
陽未幾卒○四年秋昌朝除母喪以使相入見召赴邇英閣  
講乾卦上曰將相待講天下盛  
**親試舉人**賜馮京等四  
百九十餘人

及第出  
身有差  
**夏五月幸後苑觀刈麥**御寶岐殿觀之謂  
輔臣曰朕新作此

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  
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六月置觀文殿大學士**

以祥源觀使賈昌朝爲之仍命判都省朝會班中  
書門下視其儀物仍詔非嘗爲宰相者毋得除  
**秋八月**

**陳執中罷**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建明但延  
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至是以足疾辭位

罷  
去  
**以宋庠同平章事**庠爲相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  
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  
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策制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  
吳奎入第四等武舉三十七人  
九月嶺南蠻儂智

**高寇邊**  
邕州西南有廣源州雖號邕管羈縻其實服役  
於交趾初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趾所虜其妻

阿儂嫁商人生智高因冒儂姓奔雷火峒久之復與其母出  
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趾拔之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

州居四年內怨交趾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王  
改元景瑞至是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發兵捕之  
**罷武舉**

○冬十二月汰諸路兵  
時天下患兵冗於是文彥博與樞密院龐籍同議省

兵議者紛然以為不可上以為疑彥博與籍共奏曰公私困  
竭正坐冗兵果有患二臣請死之上意乃決於是汰陝西保

捷軍及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  
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庚寅** 皇祐二年春正月行入中對貼法  
自

備一曰

三

曆末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虛估數倍券  
至京師反為富賈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

商人以賤估受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乃詔王堯  
臣等同三司較近歲天下財賦之數堯臣等請商人復入錢

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與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  
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六萬

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  
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如故  
夏六月定舉

**主負**  
先是京西提刑張易官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  
意其請託乃詔監司以所部州之多少裁定其後又

增縣令舉主至三負蓋官冗浸  
極保薦之法初略而後詳也  
秋九月辛亥大饗明

**堂三聖並侑**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即合祭天地祖宗  
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祠明堂而禮官所

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  
饗蓋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

皇祐二年



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因謂  
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  
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先是內出手詔明堂  
禮畢毋得上尊號文彥博等固請不從○先是宋庠建議以  
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  
享于明堂詔從之上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  
今大慶殿是也况明堂初已合祀天地於此乃下詔以大慶  
殿爲明堂又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  
令有司裁簡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祁自叙略曰上採  
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開寶一  
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尋以御撰明堂八曲隸太常及  
改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養德○於是百官皆進秩  
初彥博議覃恩參知政事高若訥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  
今又啓之何也不聽及扈駕宿景靈宮有傳赦語百官遷秩  
者御史鼓思永亟上言不宜濫恩時三司使張堯佐覲執政  
內侍王守忠求爲節度使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

要十

四

思永曰寧先事而言使已得罪不可使命出移過朝廷遂獨  
奏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上怒詔詰所從受知諫  
院吳奎言御史許風聞言事若窮覈主名則後無敢告以事  
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  
堯佐守忠之議遂格而思永尋罷御史知宣州○尋命彥博  
等編修大享明堂記越明年二月上之○先是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  
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  
供帳都亭驛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帶  
器幣自後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  
至者

### 申嚴內降執奏法

詔內降指揮許執奏敢因緣干  
請者臺諫察舉先是上諭輔臣

可於赦文中禁止內降庶澄清宿弊輔臣等言載之赦恐未  
盡聖意乃別下此詔○至和元年又詔內侍傳宣令都知司  
劄報被受者覆奏嘉祐五年又詔今後臣寮於內侍省御藥  
院內東門進文字者令逐處申中書再取旨○諫官韓絳嘗



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眷斷上曰朕固不  
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于人故先  
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有林獻可者遣其子以書抵  
臣多斥中外大臣之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  
開陰許之  
路第焚之  
**冬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  
詔中書門下集

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  
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  
尺並從之落胡瑗致仕為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又召益州  
進士房庶除校書郎宋祁嘗上庶所著樂書補亡二篇既召  
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  
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  
來累黍為赤以制律是律生於赤赤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  
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  
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

備要抄

之長九寸加一以為赤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言曰  
李照以縱黍累赤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  
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赤  
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鐘之長  
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按前二說為是蓋  
累黍為赤始失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  
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  
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赤律止沿隋之古  
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異有  
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赤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  
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  
庶說造律赤命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命徑九分深一  
寸赤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  
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之所謂  
一搯二米黍也赤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  
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



相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樂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宣頒律格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上召輔臣觀庶所進律赤籥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今撰圖以進其論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赤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赤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

備要一四

合之若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筭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九十赤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赤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鐘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爲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



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  
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  
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鍾爲  
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  
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  
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  
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  
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  
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  
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  
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  
常其樂懸鍾磬埴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  
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  
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  
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

要一四

七

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  
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  
以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  
樂本未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  
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  
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  
罇鍾罇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  
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  
世易之以栝孟古者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桮雖使聖  
人復生不能捨栝孟榻桮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  
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  
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  
其遠濼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  
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  
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獨如此故綴其語



存之以俟知音者焉。○時知諫院范鎮上書論樂略曰：陛下制樂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識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有形者，柷、鼗也；律也，尺也；龠也，黼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然後為得。而今皆相戾，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謹云：秬一稔，二米，今秬黍皆一米，律尺龠黼斛形制皆與古異。筭法則以方法筭圓分，又權衡起於黍而黍未真，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議者謂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願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諸儒議鹽鐵，後世猶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願令有司人人各議，合為一書，則孰不自竭，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乎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以為弗合，世鮮律鍾之學，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備十四

八

## 家勿除二府

初慶曆中，諫官余靖言：張堯佐親臨宮掖，不宜任事。至是，諫官吳奎又言：郭承

祐以舊恩為宣徽前知應天，所為多不法。詔奪承祐宣徽使，而有是命。○時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景靈宮使，復加羣牧制置使，又賜堯佐二子出身。於是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自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群臣皆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孟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嚮。執政大臣不能進規以義，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以委堯佐，惟恐不滿其意。况下制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宇，望陛下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此則合天地順人情矣。中丞王舉正言：堯佐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復與御史唐介及臺諫官合奏，請中丞留百官班廷諍，有詔止之。上曰：言事者謂堯佐不可為執政，當優與之官爵。今其言反覆，朕終不欲加言者，以罪樞密副使梁適曰：臺諫論事，乃其職。堯佐領四使，誠



過恐非所以全之乃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明年秋復除堯佐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舉正又抗疏論之於是家居凡七上疏

### 秀州地震

有聲如雷

### 十二月班家廟制

本朝士大夫無

襲爵故不建家廟而四時祭於屋室慶曆初雖赦書許立而有司未能推述先典至是宋庠言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乃下有司詳定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平章事以上立四廟尚書節度使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以主祭至是班

### 三司上會計錄

三司使田况約

其制而議者不一終不果行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之○是年正月命近臣同三司校財賦出入數王堯臣等以慶曆皇祐總四年凡財賦出入參其登耗皇祐元年入一億一千餘萬而所出亡餘至四年春書成上之詔付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英宗治平中韓絳上會計錄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二千餘萬

備要十四

九

諸路積一億萬而京師不與焉時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而宗室吏負視皇祐亡慮增十之三

### 河北

### 水

詔蠲其租仍出內藏錢四千萬緡紬絹四十萬匹下本路便糴糧草詔戒安撫運司不得以物帛責擾民間且

諭宰執曰朕宮中不妄用一錢推以寬民則豈可惜費也

### 辛卯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

### 二月復入中見錢法

自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

率虛估居十之八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北商血利三司患之請行貼直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及平其直入中者少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八十萬石芻五十六萬圍而費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茶鹽香藥民用有限今



散於民間既多積而不售價日益損推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其利害灼然可見請復行見錢法詔從其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懼好事者之橫議也乃詔自今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時戍兵多食舌不足陝西轉運李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飛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比參之去省權貨錢以千萬計

### 二月宋庠罷

知河南府以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也○治平三年卒謚

元憲英宗篆其碑曰忠規懿範

### 夏四月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

公亮自為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餘年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于座側案以從事老胥皆束手無能為後至者卒莫能易

### 五月置河渠司

于三

### 六月視

### 大長公主疾

齊國大長公主喪自后妃以下候問進拜用家人禮上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

### 秋七月定太學生負

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為限

### 用孔氏知仙源縣

詔舊以孔氏知縣近廢不行宜復舊○治平初復從京東提刑王綱

### 更樂名

曰大安

### 河決大名府

館陶郭固

### 罷徙州長吏十六人

上謂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

口命塞之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揚景宗嘗請郡上曰景宗章惠皇太后之弟豈不念之但貪戾之性老而愈甚不可與郡

### 減丁米

減柳永等州几十餘萬石○是冬減漳泉興化軍丁米主户三

### 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饑

遣李允等四人體量

皇祐三年



安撫又以武臣副之時七路饑長吏多非其人又轉運司頗肆科擾民不聊生上乃命中書擇使者按視之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今陛下知賢不能進知不肖不能退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巡檢然後倉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重賞以募之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陛下幸留意焉○時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雖然細民無知終緣饑爾遂貸之

**罷遣馮道孫舜卿**  
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上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

**九月為夏竦**

北齊要一四

### 成服

竦薨訃聞上謂輔臣曰竦嘗事東宮情所憫傷若依禮官所擇日子則在大燕之後豈可先作樂而後舉

哀也乃命以甲子日成服于苑中

### 賜侍講筵官坐

講讀官當侍講讀者立侍餘皆賜坐

### 冬十月除解鹽禁

初范祥議解鹽通商論者爭以為非是朝廷察其可用委祥推行而

御史知雜何郊復以為言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至是磨勘司李徽之猶以為不便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於是三司使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就擢祥為轉運使以寵之祥初言歲入緡錢可二百三十萬是年入二百二十萬明年二百五十萬校慶曆八年增六十八萬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推貨務緡錢慶曆中或六百四十萬或四百八十萬至是推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

**唐介貶**  
先是張堯佐復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爾爭之未聽自劾亦不報介又



言平章事文彥博嚮守蜀為問金奇錦因中人獻宮掖得為執政甘陵討賊因明鑄功遂叨相位前日堯佐除命臣面承諭乃知出於中書擬進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陷人主有私後宮之名而自為媒身之計彥博頃求外補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言其才未可聽引去由是彥博專政威福在己雖有過人不敢議宜早斥罷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其奏弗視曰將貶若矣介徐讀竟自言愚臣忠憤所激雖鼎鑊不避也上即座召二府示之曰介論事不足責至謂彥博因緣妃嬪進用此何言耶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命舍人草詞殿廡貶春州別駕修記注蔡襄中丞王舉正皆言介貶太重而上亦中海救朝堂曉諭百官因謂輔臣曰介有母徙便地然止徙介英州別駕遣中使護送之復取其奏以入介自是直聲聞天下御史知雜陳升之上章曰為國如介者有幾今投之瘴癘臣恐言者籍口矣越明年正月徙介監郴州酒稅

### 彥博罷

出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錄以進貴妃

備一四

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鑄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 以龐籍為平章事

### 吳奎罷

自知諫院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

臣并以中奎乞且留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因謂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弊宰臣既承聖諭自是凡詔舉臺職必載上語勅中

### 皇祐四年春三月包拯罷

自知諫院出為河北都轉運拯



在諫院數論大臣斥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諸郡遇警即發如或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糗糧每歲不當屯兵一月之費用一州賦可給義勇十八萬事卒不行

### 五月儂智高陷邕橫等州

先是智高復貢金函書請內屬知邕州陳

珙上聞不報時邕州庭中有白氣而江水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不聽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部落離散故邕不設備智高乃與廣州進士黃師宓及其黨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月率眾五千沿江東下攻破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死之陷邕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害於是智高即州偽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師宓等皆稱中國官名進陷橫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惟

前二日有告

急者知州仲

封州守臣曹觀康州守臣趙師旦監押馬貴戰死諸州守臣張仲李植江滋丁寶臣並遁○觀修古兄子也修古無子以觀為後觀死錄其子且以其弟現為建安簿官滿修古妻又乞便養凡三注現建州官○慶曆間蠻嘗入寇知邕州盧革移書安撫使杜杞言嶺外小郡地里相近者可量

### 圍廣州

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

簡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闕者求先入踐死者甚眾餘皆附賊賊勢益張廣惠等州提舉捉賊武日

### 范仲淹薨

宣惠州巡檢魏承憲邀擊于城下並死之  
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上篆其碑首曰褒賢○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往迎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弼議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卒從仲淹言既而弼溫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夫輕道人主以誅殺它日手滑雖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獨終不謂然其後兩人相繼出使弭還  
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  
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六月以狄青**

### 為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  
所無有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亦

言國初武臣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聞以卒伍登帷幄者  
今不可有五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一也小人無知翕然嚮  
之撼搖人心二也大臣將耻與為伍三也不守祖宗成規而  
自比五季亂政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馭之術  
五也皆  
**秋七月智高遁**  
初魏瓘知廣州築城鑿井蓄  
水作大弩為守備至是智高

為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地堅井飲不竭弩發輒  
中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時知英州蘇緘募壯勇數千人赴難  
屯邊渡村扼其歸路得黃師安父縛斬之以徇又番禺縣令  
蕭注亦募土丁及海上強壯三千餘人與智高眾格鬪焚其

備要十四

一四

戰艦即日發縣門援兵及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始  
有生意時轉運使王罕方往潮州議鹽事知廣州仲簡募人  
置書足間間出要罕罕得書即亟歸行至惠州州之惡少乘  
人不寧相率為盜田里驚擾罕出城鎮撫及郊遮罕求救護  
者數千人罕慰諭之且曰已召兵行至矣然其實未知策所  
出也乃思其父嘗言遇事有疑當謀諸老者老者未必智過  
人但涉世久故也乃遣左右擇父老可與語者得數十人召  
問之父老曰某屬各有佃客少者數家多者數十家欲隨鄉  
材自召集家有兵器者願授之使相保聚罕曰有佃客者計  
如是得矣無佃客奈何吾有以處此矣時罕所至村有耆長  
三人人有壯丁五七至十人隸之乃召耆長令發里民增壯  
丁人各二百又召尉亦令發里民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  
申時而集又榜募有材伎方略者皆聽自効許有功大者賞  
以官次者賞以金帛頃之得數千人閱試可用尤善者以為  
大甲頭次以為小甲頭約使領眾而耆長所發久之無至者  
時有一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且汗辱之罕斬以徇曰此耆

皇祐四年



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又得剽掠者十八人皆斬之徇如初於是民相傳悚動至申時耆長三人得壯丁六百尉得弓手二千皆集罕使十人為小甲置小甲頭百人為大甲置大甲頭及副主之取庫絹染緋為大小旗幟授之得牛羊數千令戶出湯割革為盾形柔之湯中每革削竹籤十六夾穿之以木為鼻使持以自蔽又斬苦竹數千鋸其首使操以為兵得公私弓矢刀槍皆以授民約令備守田里遂安因檄告境內及傍州縣皆推此行之數日眾大集威望遂振內之惡少年皆已隸行伍不得復動外之它盜亦不敢發罕於其間選銳士得三千人又選銳卒魁梧有材伎者得數十人以舟百四十艘載之建旗幟作樂順流趨廣州未至從卒有進言者曰廣之南門去水尚百餘步賊兵在旁如我眾趨門賊若來搏之必亂矣於是使士皆登岸斬木為鹿角得數千既至使從卒魁梧有材伎者先以鹿角登岸上屬於南門須臾積之高數尺智高建黃蓋擁眾臨觀相去三二十步間見已設鹿角遂不犯罕徐勒兵作樂開南門以入於是薪蔬食物始通人

備軍二十四

心稍安益修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凡圍五十七日始解去自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張忠揚達李貴邀擊之于白田路口龍岫峒並死之陷昭州

八月以孫沔

為廣南安撫使內侍石全彬副之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

上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張忠等敗聞上謂南事誠如沔料時已命余靖經制廣東西盜賊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政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微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

九

是祐四年



# 月命狄青討智高

上巳命孫沔余靖而猶以為憂於是青上表請行青入對自言臣起

行伍非戰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壯其言遂除青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經制廣南賊盜事入內都知任守忠為之副知諫院李光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青以賊便於乘高復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 冬十月智高陷

### 賓州

守臣程東美道

### 復入邕州

守臣宋克隆道

### 廣西分三路

置宜容邕三州安撫都監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賓雷化鬱林儀藤梧龔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分經略安撫使居桂州以統制焉亦益募澄海忠敢土

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詔狄青審議青以為便遂行之

## 十一月壬寅

##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錄唐顏真卿後

### 癸巳

## 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

狄從

青之請也初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而請于朝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志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上從之

## 丁度薨臨

### 其喪

時為參知政事是日旬休上趣駕臨奠度性純質居一室十餘年無姬侍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相十

五年其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後謚曰文穆

## 會靈觀災○狄青

## 敗智高于邕州

先是命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聚



博營中乃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王承吉等並死之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表用等皆道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青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或說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勿使度險俟官軍疲而食盡擊之無不勝智高驟勝而輕官軍不用其言明日整軍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出賊不意陣歸仁鋪智高悉眾列陣以拒官軍使驍勇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若火而羸弱在後青陣少却先鋒將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時青匿番落騎兵在後前鋒將楊遂出挑戰手殺十數人青登高自執五色旗麾騎兵張左右翼從後出

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裨將張玉率騎兵出陣前而橫貫其壘賊大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官軍追五十里斬數千級獲偽官黃師宓已下五十七人先是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右軍將賈逵恐賊先據高乃引軍趨山賊至逵擁眾而下擊斷其陣賊既潰詣帳下請罪青拊其背曰違令而勝權也尚何罪智高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梟師宓等首城下收金帛馬牛以鉅萬計斂屍五千築為京觀時有賊屍衣金龍衣眾以為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時瘴露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眾遂以濟初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符之智高暴殘一方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捷奏至上喜謂龐籍曰青破賊皆卿執議之力○智高母阿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檻至京師後智高死於大理國函首至乃悉弃

**以宋祁知定州** 祁前在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蕃落民間自相賣買民養馬



勿升戶等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又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聞莫如賞重而罰嚴欲賊顛望莫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又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又曰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曾則鎮倚其脅勢自然爾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北塞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又曰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又上禦戎七論

去有臣八二四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

上欲擢青為樞

密使同平章事龐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只賜錢二十萬緡而已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富貴極矣異日

更立功將何官以賞之乃有是命仍賜第及優進其諸子諮詠等官

三月親試舉人

賜鄭

獬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奉三聖像如滁并澶州

安奉太祖

太宗真宗御容于三州神御殿

集禧觀成

即會靈觀也因火更作至是成遂改今名

夏五

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

時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

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為不可又欲真留後若訥持之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議者方以為青賞薄而內侍石全斌又為青訟功于中乃罷若訥而遷青中丞王舉正力爭不能奪故事罷樞密



使降麻及若訥罷但  
舍人章制遂為例  
**孫抃御史中丞**  
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雖

父勲顯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求直言**

待制以上許請  
對餘許奏封事  
**秋七月作鎮國神寶**  
奉宸庫有良玉上不欲以為服玩詔天子有八璽乃命參知政事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而刻之

**閏月定內侍員**  
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

**龐籍罷**  
出知鄆州以言者論其黨氏親戚堂吏受賂也

**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  
八月策制科武

**舉**  
趙彥若所對踈闊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凡十八人

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

武舉五十一人授官有差前詔罷武舉今所擢皆秘閣舊經試者  
**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後介入對上褒諭曰聞卿守節自被謫未嘗以私書至京師介頓首謝卒無一言以自明介貶斥不

二歲復召議者言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冬十**

**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近太陽蝕下正朔

此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火火為正陽月侵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今聖心慈仁恭儉動循典禮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咨心膂之臣泊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遴簡內外百執州縣牧宰使主恩下究不為群邪所蔽則億兆之幸也  
時著



作佐郎劉義叟見日蝕心又胡瑒鑄鍾奔而直聲鬱而不發  
及陝西鑄大錢乃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其  
感心腹之疾又月入太微  
義叟曰後宮將有喪乎  
**解唐介言職**  
介數論事因言於上曰臣

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  
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改直集賢院欲以全安之也  
**旱蝗**

時左司諫賈黯言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臣讀隋史見  
所立社倉取之以時藏之於民下足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  
願倣隋制立法乃下其說司農寺復下諸路度可否其以為  
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  
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奏諸路  
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法意乃教民儲積  
以備水旱官非自利若謂恐招盜賊則盜賊利在輕貨不在  
粟麥若謂已有常平則常平之設蓋所以平穀價使無甚貴  
甚賤之傷又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  
旱輒流離餓殍則是常平果不足以賑給也若謂置倉斂財  
煩擾則義倉之設本為百姓宜無所憚况今州縣治郵傳驛  
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  
始如臣言可采願斷而行  
之然牽於眾論卒不果行  
**十一月己巳郊三聖並**

**侑**  
先是有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  
**十一月禁轉運進羨餘**  
有增盈者

留為本路移用先是嘗命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  
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  
暴取于民此朕所  
不取也其戒之  
**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  
用中丞孫抃所  
薦也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  
耻為呈身御史今豈為識面臺郎耶

# 皇朝編年

## 備要卷第十四







